

京劇版《聖母院》亮相清華

史依弘 突破傳統 傳達京劇的美和趣

「佔盡風華—史依弘京劇巡演」日前在中國著名學府清華大學落下帷幕。連續兩晚，經典京劇《霸王別姬》和中西合璧的新版京劇《聖母院》，在上海京劇院梅派大青衣、國家一級演員史依弘靈動的演繹下綻放出精妙神韻，博得現場觀眾陣陣如潮掌聲。尤其是以雨果巨著《巴黎聖母院》為原型改編推出的京劇《聖母院》，更是將西方抨擊靈魂束縛禁錮的情感附加到了以封建社會為背景的舊時代，將京劇各個行當中的唱唸做打融入了「非傳統」的改良京劇配樂中，煥發出獨特光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甫一開場，隨著「我的名字叫流浪」歌聲響起，中間閃出異族女子艾麗姬，一襲紅裙，舞步狂放。京劇《聖母院》又名《情殤鐘樓》，在巨作《巴黎聖母院》的框架下，以京劇之「形」包裝雨果之「魂」，再吸收多種藝術元素加以豐富。該部作品將故事時代設定在了明朝中後期，自由奔放的異族少女艾麗姬、外表莊嚴內心醜陋的寺院主持、風流自私的將軍天昊、卑賤醜陋的寺廟敲鐘人醜奴、以及一眾流浪者的形象通過不同的服裝扮相、唱腔唸白、戲劇動作，營造出生動真實的舞台形象，刻化了人物關係的階級對立、矛盾衝突。

在史依弘的眼裡，雨果先生這部巨著，抨擊宗教給人的靈魂束縛和禁錮，他同情這裡面的每一個人，讚美人的自然天性、讚美真善美，而艾麗姬的角色是個流浪的女子，只要有太陽月亮星星小牧羊，只要能唱歌舞蹈，生命便是美好的，如果還有愛情的降臨，會更加美好。

京劇《聖母院》中的佈景、燈光、道具、服裝、化妝等，也從不同的角度為演員塑造舞台形象加分不少。比如艾麗姬的服裝從熱情靈動的腰鼓紅衣，如奔放的一抹紅雲，到風情楚楚的粉色白裙柳枝靈動，一副春心將露的懵懂模樣，再至寺院避難時的皚皚白衣，如迷途的純潔羔羊，完美地切合了故事主線的變化。此外，史依弘扮演的艾麗姬全劇中舞蹈成分佔到40%之多，而不同於傳統京劇中含蓄端莊的舞蹈，《聖母院》中的舞蹈充滿了吉普賽人的異國情調，情節中更是添加了魔術的成分，讓京劇增色不少。

史依弘由武旦開蒙，後潛心研究梅派藝術，成為文武兼擅、具有時代特色的京劇領軍人物，在《聖母院》這齣戲中，艾麗姬簡直就是為她量身定做的。然而，京劇唱唸做打，生旦淨丑，如何給艾麗姬這個角色定行當，其實至今也沒分清。「玉堂春是青衣，白蛇傳是青衣刀馬旦，楊門女將是青衣刀馬應

工，」史依弘說，「艾麗姬是什麼應工，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搞清楚，其實這個角色很綜合，青衣的唱，花旦的唸白和表演，刀馬旦的舞蹈和打，缺一不可。」她笑着表示，為了塑造好艾麗姬這個角色，自己把參加《舞林大會》時的華爾茲、鬥牛舞都融進京劇身段裡去了，但如何能把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卻又十分困難，「艾麗姬一出場就要讓人信服這是艾絲美拉達，但又又要讓人感受到，這是京劇。」

培養年輕觀眾

隨著《聖母院》的結束，史依弘等藝術家們在清華大學的此次巡演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然而聚集在新清華學堂的近千位觀眾卻遲遲不願離去。他們中有白髮蒼蒼的老者、有成員齊上陣的三口之家，有尚在清華就讀的學生、也有從外地匆匆趕來的票友，在長達五分鐘的雷鳴掌聲之後，大幕拉上的一刻，史依弘的名字和「再來一個」的呼聲此起彼伏。這也使得大幕不斷合上又開啟，史依弘連續返場三次，並即興演唱《蘇三起解》之後方才退場。

記者座位後排有三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她們曾是清華物理系的學生，如今早已退休，卻在當年老班長的帶領下一起前來觀戲。那位班長告訴香港文匯報，她們算不上專業票友，但對京劇的喜愛卻隨着年齡的增長越發強烈，自發成立了「家庭小劇場」，周末也能和老同學「吼上幾嗓子」，「艾麗姬這個角色太新穎了，覺得自己又回到了青蔥的少女時代，身段美，唱腔美，故事也美。」演出結束後，幾位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的剛滿31歲的「小票友」則意猶未盡地討論起來，「第一次看到一齣戲裡居然有那麼多行當同時出現，女主角能跳能打能唱，男性角色複雜又豐富，從老生到小生到丑角，翻着跟斗舞着棒，簡直太過癮了。」

史依弘欣喜地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當她走出新清華學堂，竟也看到三五成群



史依弘在舞台上演繹京劇版《聖母院》

史依弘飾演的艾麗姬一襲火紅裙子舞姿優美。

的學生們拉雲手、走台步、跑圓場，原來清華大學有自己的京劇社，裡面也聚集了不少熱愛經典戲曲文化的青年一輩，「這些正在學習新知識新文化的大學生們很可能是改變中國未來的一代，而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也影響着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能走多遠。」

做了幾十年演員的她，一直認為所謂職責就是，把自己打造成最美的作品放到舞台上，直到做了弘依梅公司之後，史依弘才逐漸意識到，如何在如此多元化的時代，快速有效地讓受眾了解到京劇的美和趣，並真正喜愛上這門藝術，才是傳揚戲曲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

即將打造「京劇音樂劇」

史依弘對記者坦言，京劇藝術確實到



史依弘在新清華學堂演出《霸王別姬》。

敢觀舞台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偉大馴服者》 奇觀式手法省視物化的人類

翩娜·包殊近半世紀以前，為舞蹈拓展新路徑，舞蹈劇場自此開枝散葉，而當代舞壇發展至今已愈見融和，不少跨界發展，又或跨界合作的藝術家，令舞蹈作品日見多元。在台北「舞蹈秋天」看希臘編舞家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的《偉大馴服者》時，叫人想起翩娜並不奇怪，他曾把2009年作品《Nowhere》的片段獻給當年遽然而逝的翩娜，亦將為翩娜·包殊為帕塔爾舞劇場創作翩娜逝世後該團首個全新作品。

不過，帕派約安努跟翩娜的聯想也暫止於此。雖然《偉大馴服者》恢宏的舞台設計和某些處理同樣叫人想起翩娜，像那白布不斷揚起又覆蓋着裸男的重複手法。不過，關懷的題旨和表演者的呈現其實又不全然不同：帕派約安努以奇觀式的手法，點出在無窮的、「偉大馴服者」——時間——面前，生命有盡的人類是如何渺小，而我們看到集畫家及編舞家一身的他如何將技巧高超的表演者，拆散整合，呈現了人類漸趨被物化的現象。

《偉大馴服者》雖然節奏稍慢，但內容相當豐富。舞台的視覺元素很強，以黑白

灰為主。髹黑了木板架起高低不平的舞台，猶如某個星球的表面，而這些木板之下，機關處處，叫人意想不到。既可以變成水池，又可以是「手」、「腳」、「身」出沒之處，又或者挖出一個人來。整個演出佈滿叫人難忘的景象：一開始穿着整齊黑色西服、擺着走路姿態的男子，看着觀眾入場。跟着走到一邊脫下身上一件件的衣物，全裸的他躺在台中的黑木板上，然後就是上面提及的白布段落：高大的男子把白布鋪在男子身上，猶如裹屍布般覆蓋着，但另一男子卻利用掀起的木板跌下時形成的微風把白布吹起。死亡周而復始，沒法逃避；表演者雙手架在頸上長棒的一場叫人想到揹着十字架的基督。而身穿太空衣的表演者在台後走出來，突然的超越時空，視覺效果相當強烈，即時叫人感到那隱身的「馴服者」的存在。

帕派約安努描畫了在時間，又或者他人的貪婪掠奪下，生命的脆弱無奈——全裸不動的身體是遮蓋還是暴露，只能任由他人擺佈，而躺在手術台的男子，也是任人宰割、無法抵抗。這由林布蘭畫作《杜爾

博士的解剖學課》而來的一段，最後變成白布一鋪，手術台就成了餐桌，割下的內臟就讓眾人大大快朵頤，充滿黑色幽默之餘，又叫人觸目驚心。帕派約安努的繪畫背景令舞台多個意象都勾起某些畫作的聯想：幾個女子圍着裸男的一場，叫人想起關於維納斯的畫作，但換作男性胴體被觀看，又顛覆了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在插滿稻草的木板下一個接一個坦露陽具的男性下半身交替而出，也似是反轉法國畫家庫爾貝展露張開腿的女子下半身的《世界的起源》，再加上恍如男女交歡的段落，又叫人想到荷蘭畫家波希的畫作。但他並非直接在舞台上呈現這些作品，而是藉着轉換畫作內容如性別或結局，展示生命的始終與流逝。

演出充滿奇觀式的手法，呈現當代人被物化的情況。表演者在演出中如物件，頭手腳皆可分開地應用於演出之中。上身赤裸的女子躺在兩個彎着腰、光着一條腿的男子背上，造了一個全裸人體的假象。



■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的《偉大馴服者》

攝影：Julian Mommert

帕派約安努只露出演員一隻手或腳，又或上半身，利用黑衣和木板的掩護，造成斷裂的身體四肢重新組合成一個「人身」。彈簧把手無限延伸，倒立行走的人，橫躺在矮檯上以手臂及鞋尖支撐的兩位表演者彷彿在無重狀態下行走，還有踮高跳，以及三個女子以雙腿夾着一個男子前行等，帕派約安努恍如一個魔術師，將表演者幻化成不同的形態，叫人看得嘖嘖稱奇之餘，又隱隱然對物化的人類感到不安。

帕派約安努許多的處理都充滿矛盾，由此反映出生命與死亡、愉快與哀傷，以至慈悲與殘酷的並存，具體可見諸整個作品不斷重複播放的《藍色多瑙河》音樂，原來輕快喜悅的樂音，在節奏被減慢後，形成一種怪異的哀傷感，與音樂原意成了對比。

周末好去處

芬蘭桑拿 crossover香港涼亭

Culture For Tomorrow (CFT) 是鄭志剛今年新成立的非牟利機構，目的是給予本地年輕設計師及建築師一個平台，幫助他們把平日無法實現的新奇獨特構想成真，「落地」帶進社區，並舉辦不同活動，讓公眾感受在創新設計及建築新思維下的生活文化，鼓勵社會參與和交流。

頭炮活動為「沐熱乘涼 Hot is Cool」，把芬蘭流行的桑拿和香港郊區常見的涼亭來個crossover，讓以創新設計聞名的芬蘭建築，與本地傳統建築來個「一熱一涼」對碰，並找來兩名年輕得獎建築師——著名芬蘭建築師維爾·哈拉(Ville Hara)及本港建築師蕭國健設計，糅合前瞻創意與傳統概念，建構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築物。CFT同時亦會舉辦一系列公眾活動如在涼亭中舉行「閱讀音樂會」、文化講座及紙鳥互動創作體驗等。

展覽將於12月8日至13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公眾更可與朋友一起體驗桑拿。預約網址為 www.culturefortomorrow.org，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史諾比 「聖誕展覽 & 影相館」

Snoopy 史諾比也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小狗。他和他的夥伴們帶給我們無數精彩的故事和溫暖的心靈慰藉。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牌飛行員，他和臭名昭著的紅色男爵一同致力於空中戰鬥。當他在他的狗屋頂上思考人生的時候，他寫了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甚至還到月球上去旅行。史諾比就是這樣勇往直前的夢想家。今個聖誕，時代廣場精心製作一幕幕史諾比的快樂時光，作為送給史諾比和大家的聖誕禮物，希望大家過一個充滿夢想、勇氣和幸福的聖誕，迎接2018年。

史諾比在時代廣場過聖誕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12月26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時代廣場地面及2樓

史諾比影相館

日期：12月4日至29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簡訊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舞劇《白毛女》早前在東京澀谷區文化村劇場上演，能容納2000餘名觀眾的劇場座無虛席，日本皇后美智子、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等觀看了演出。松山芭蕾舞團由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共同創建於1948年1月，是日本最著名的芭蕾舞團之一，自建團之日起，就以「上演古典芭蕾」和「創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這兩大宗旨為主導開展藝術活動，創作了許多經典作品。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中國電影《白毛女》改編為芭蕾舞劇的藝術團體，曾先後10餘次訪華演出，受到中國歷屆國家領導人接見，記載著一段「芭蕾外交」的友好交往歷史。

在本次演出中飾演女主角「喜兒」的是日本芭蕾舞演員森下洋子，今年已有69歲高齡。芭蕾舞演員常年傷病纏身，但她靠著頑強的毅力和精神至今還活躍在舞台上。

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名譽會長顏安在本次演出中任共同策劃，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他向團長清水哲太郎提議在本次演出中加入新的元素，即150人在日華僑華人合唱團，用真實的歌聲代替之前關鍵章節的背景音樂，兩人一拍即合。在演出下半場，坐在前排的合唱團唱起《百萬農齊奮起》等經典歌曲，效果十分震撼。演出結束後，合唱團與舞蹈演員帶著真摯的敬意一起向觀眾致謝，掌聲經久不息，觀眾紛紛表示，這是他們看到過的最熱烈、最感動、最震撼的《白毛女》。

顏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松山芭蕾舞團是他十分敬重的藝術團體，本次中日演員同台演出，表達了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的真情、真心，必將成為一段佳話、一個典範。希望今後中日友好交流細水長流，永不間斷。

(文：中新社)